

叢書集成續編 叙錄

民國七十三年，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人高本釗先生，大發宏願，籌印「叢書集成新編」，經一年餘，精印問世，都一百二十鉅冊。三年來行售海內外，研究中國文史哲的學者率皆稱便。這期間學者們紛紛建議續出版第二輯，以嘉惠士林；因此，高先生遂約^{德毅}和他的公司編輯部同仁，擬定編刊續輯計劃，自七十五年初開始，分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師範大學、私立東海大學等之圖書館商借，並在國內外搜集選購已出版之叢書，共得一百五十種，所收子目書一萬多種，汰除互相重複的及在初輯中已收的，尚有六千多種，特以四合一版大十六開本精印，分裝兩百八十冊，分期出版，兩輯合計總四百冊，一萬多種，約計五萬卷，誠出版界之盛事，想必廣受學者所歡迎的了。

研究史學要本之史料，脫離史料而談歷史，便成為無根的玄學了。圖書的價值，端賴學者不斷使用而得顯現，而學者能及時地、廣泛地使用各種典籍，不需奔走各公私圖書館借閱，而只要在一所好的圖書館中，翻檢一部集古今學術大成的寶典，就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那實在是太省時省力了，這正是叢書集成新編所提供給學者的服務。希望時賢碩彥在給予批評指教之餘，也賞給一二令出版家鼓舞的掌聲。

我國學術資料，浩如煙海，學者畢生研究，僅能取其千分之二三，故必須先加以彙整方能便於學者研究。四庫全書修成於清乾隆四十年代，是一部曠古未有的大叢書，把清代以前及清初的重要官私著述都加網羅了，並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宋元人著述三百多種。但這只是彙集的工作，還需要加以整合，來宏揚叢書的效用。但當時遭清廷焚禁的前代典籍也不少，而僅列入存目的，亦有很多極富史料價值或學術貢獻的著作。尤其晚明人的著作，稍犯清廷忌諱者，非焚即禁，例如錢謙益的十多種著作便未被收錄，其他就可想而知了。自乾隆中期以後至民國初年，凡一百七十年（約一七六一—一九三〇），學士如林，著作宏富精深，遠邁前代，為將來續修四庫全書所當採錄者，於今日亦當速加彙整，以便利學者之討究。叢書集成新編不僅是彙集兩百五十種叢書於一起，而且汰除重複，重排順序，乃是一項整合工作。楊家駱教授撰叢書大辭典，其序例第十一

條中提到：

叢書集成亦商務印書館所印行，選取叢書百部，約六千種（指其中所容子目書之數），二萬七千餘卷，汰除重複，綜為一籍，實存四千一百種，約二萬餘卷。此書用意至佳，昔余亦嘗有此意，惟不能以實現之，曾告於高夢旦（鳳謙）先生。至此書排印之法，實不為當，設能照像影印，縱併頁分層，亦何足病！其有二本者，擇善而從，別附校勘記，如阮刻十三經例，……庶曠古之巨業，無微疵之可議矣！

此實為極精要之言。目前叢書集成新編續輯之編刊計畫，正是朝向這一目標。

自宋朝初年，朝廷命大臣主持纂修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各一千卷，開了修卷帙多分目細，內容宏富的大類書之風氣。宋室南渡以後，私人也有能力編纂兩百卷以上的類書。宋代士大夫勤於鈔輯書本材料，他們自幼至老習讀經史子集，將性質相同的鈔輯在一起，久而成為巨帙，於是加以釐清類目，整齊劃一，然後命以新名，這便成為一部類書了。如王應麟玉海，以精博廣深見稱於時，乃取「粹焉如玉，浩乎似海」以命名。它如章如愚群書考索，祝穆事文類聚，更可以一望而知。這些類書保存了不少遺文舊事，若干散失的古籍，可以從中窺知一二。像明初修永樂大典，鈔錄宋元人官私著作最多，從今日殘存的七百數十卷大典中，仍可輯出久已亡失的元代著作，可見類書的學術價值了。類書是從經史子集中分散的資料一條條地抄輯整合而成的，所取或只一小部分，而叢書則是將經史子集原書完整的編入，即使有所節錄，仍然是各自獨立自為體系的。所以從類書中再也看不到其所徵引各書的本來面目，而叢書則不改變原書的面貌。編叢書比較容易，只要確定想要編的叢書性質，如選以同學科、地域、時代、家族等為範圍，別題一總名，然後專心搜集，既可一次刊行，也可分集或期出版，其保存前哲學術著作之功，較類書為尤大。纂修類書需要淵博的學者細心耐心為之，編叢書似乎藏書家出版家皆可勝任，當然由碩學宏儒主編的叢書，因選擇校勘之精審，而更有價值，這是可以肯定的。

關於叢書的起源，實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楊家駱教授叢書大辭典序例云：「樂正四術，詩存三經，書有六體之殊，易有十翼之作，叢書之源，遠肇於此。」這只是類聚相關或同性質的書籍在一起，而成的一部新書，當然也可以稱這部新書為叢書，張舜徽氏撰中國文獻學，在第七編第六章「輯叢書」中，以為合抄同性質書籍，即稱做專科叢書。張氏先引李調元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後序，將隋書經籍志所載陸澄之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任昉之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奉為叢書之祖，然猶認為是

一家之言。接着說：「在沒有雕板印刷術以前，書皆手寫，不可能裒聚多方面的書籍，編爲叢書。而叢書之起，最初只是爲做學問方便計，從各抄同性質書籍開始的。所以今天所稱『專科性叢書』，實是我國一切叢書之祖。隋志所載地理書、地記一類的書，便是最典型最原始的叢書。」所言似有道理。然所謂「一家之言」，應指私人著作，且上述二書早已亡佚，究竟是如何編輯而成的，完全無法考知。推論之辭，也是想當然爾。在今日所能看到最早的叢書，爲南宋俞鼎孫的儒學警悟和左圭的百川學海，所收錄各書，皆首尾完整，被近代學者奉爲叢書之祖。至於以叢書命名，則又始於明代程榮的漢魏叢書。清代以後，編刻叢書蔚爲風氣，至民國肇建，其風不衰。繆荃孫曾在其所撰適園叢書序中略述其淵流，據稱：

叢書之名何自始？韓昌黎詩云：門以兩板，叢書其間。卽叢積之義。而唐陸天隨（龜蒙）自名其詩文曰笠澤叢書，猶是一家之言，而以不倫不次，亦卽叢積之義也。至唐宋人始合各家書而摘要刻之，曰馬總意林，曰曾慥類說，曰紺珠集，曰說郛，曰說海，皆任意刪減也。後又取各家書以類相從，而別署美名，曰儒學警悟，曰百川學海，曰夷門廣牘，曰藏說小萃，曰津逮祕書，曰學津討原，則首尾完整也。前明程榮刻漢魏六朝著作，始以叢書名之；由是諸家疊起，曰唐宋叢書，曰格致叢書。最後以齋堂名，直曰某氏叢書而已！單簡零帙最易消磨，有大力者彙聚而傳刻之，昔人曾以拾叢冢之白骨，收路棄之嬰兒爲比，則叢書之爲功大矣！（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二）

可見明代學者於彙刻專科或斷代叢書亦有承先啓後之功，惟以貪多務奇，擇焉不精，不爲清儒所珍貴。清代學者受考據學的影響，編刻叢書極注重版本和校勘，也極留心鄉邦文獻。降及民國，其風不衰。所以自清嘉慶初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約一八一八至一九四九）的一百五十年間，專收一省一州一縣歷代著作的郡邑叢書，大量增加，而江浙地區特多。繆荃孫強調編刊鄉邦文獻是一大功德，既可傳前人之書，亦可傳一己之名。他撰常州先哲遺書正續集緣起就如此的說：

嘗聞之曹倦圃云：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歲，崎嶇兵燹，劫奪久之，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如遇賞音者，繡梓通行，前人之書獲傳，己之名不亦附之以傳哉！然欲傳古人之書，當自鄉先輩始。夫前輩著述，府州縣志連篇累牘，語其實在，百不一存。求幸存者爲之刊播，尤當擇足本精本，校勘不苟。至若近人著述，秦斗共瞻，流風餘韻，未盡漸滅，蛛絲馬跡，搜獲遺編，見知聞知，八求四當。既傳其書，卽傳其人，萃前輩之精神，爲後人之模範，使文學之鄉，處處能傳其先哲，豈不太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

能夠遍刻歷代鄉賢遺文，廣爲流傳，可以使鄉之後生晚學聞風興起，雖懦夫亦能有立，其於教化大有助益。早在清道光年間學者李兆洛於其所撰婁東雜著序中亦作如此的強調。他說：

竊謂叢書之刻，當隨乎人所居都邑，萃其鄉先哲著述，編而錄之。或關於土風民俗之變遷，或究於賢人才士之出處，或辨於貞義士女之事實，耳目親切，可無訛淆，見聞稱說，足資法戒。其有達官貴士，條記國故，藉資多聞；貴族通儒，殫心名理，以開文秀。乃文獻之總持，輜軒之先路，無泛雜之病，而收切近之效者也。（養一齋文集卷四）

這已道出郡邑叢書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民國以後各省編印之郡邑叢書大量增加，其雜纂類叢書反而減少。在衆多的普通叢書中，真正彙輯經史子集之精萃於一部書，並選擇善本影印，且能「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葉德輝語）者，只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

明末大儒曹學佺曾說：佛教僧侶彙刻大藏經，道教人士刻有道藏，皆卷帙浩瀚，至於吾輩儒者，獨未能彙刻「儒藏」，實爲憾事。他倡議彙集歷代儒者著作，合經史子集於一而刊布之，以與釋道爭短長。事逾三百年，並未有一部書能夠當之者。所幸現今網羅一萬多種古今名賢著述的「叢書集成新編」就要出版，庶幾可稱之爲「儒藏」了！

新文豐出版公司所編印的叢書集成新編續輯，選取清末至民國三十七年編印的叢書凡一百五十種，與初輯一樣，亦以罕見實用爲主。其中郡邑叢書就有三十八種，如盛宣懷的常州先哲遺書，劉世珩的貴池先哲遺書，張壽鏞的四明叢書，胡宗樸的續金華叢書，胡思敬的豫章叢書，劉承幹的吳興叢書，虞靖的湖北先正遺書等，都是極實用的，胡氏豫章不僅收錄一百多種江西賢達遺著，且逐書均作校勘記。胡氏續金華，亦多求善本或足本重刻，如元黃潛黃文獻公集，收入金華叢書者爲十二卷，收入續金華的爲四十三卷並附行狀一卷。在普通叢書中，如張鈞衡的適園叢書，張元濟的續古逸叢書，既多採善本，又爲之校勘或輯補附錄，既能存古，又顧及實用，具見前賢之用心良苦，令人肅然起敬。在總集方面，李之鼎的宋人集四編，凡收宋人詩文別集五十多家，於研究宋代文史殊有功。以上所述，僅舉其大略而已！

本編續輯編刊之凡例與初輯相同，分十大類五百多目，將各叢書打散，就各子目書內容，分隸於所當屬之類目中。本輯中所選各叢書共收錄子書目一萬多種，一書分見兩種或兩種以上叢書者，一則取其卷數多內容完備的，進而選取附有校勘記、補遺、附錄等新資料的。二則是版本屬稀珍的，或者附有校注或考異的。總希望對學者研究有幫助。其子目書與初輯中所

收者，遇有重複，其內容完全相同者則不予收編，如僅書名相同而作者爲兩人，或同一作者而內容不同，皆並存之。留給學者比較研究的資料。爲了說明的更清楚起見，特舉例如下：

(一)初輯已收者，續輯特收其補遺、補注或校勘記：如李心傳舊聞證誤四卷，收入初輯一一七冊中，續輯收補遺一卷及繆荃孫跋。又萬斯同歷代史表，收入初輯一〇四冊，續輯特收四明叢書之補歷代史表。他如李文田注耶律楚材西遊錄有范壽金補注；權衡的庚申外史有胡思敬撰校勘記，皆不可失。

(二)初輯已收各書，遇有版本好卷數多者續輯亦收之，不避重複：如釋曇瑩珞珠子三命消息賦注，初輯冊二十五收墨海本二卷，續輯則收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三卷。又如初輯冊七十四收呂祖謙之東萊文集二十卷，爲金華叢書本。然續輯所選用之續金華叢書，則收有東萊呂太史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考異四卷，顯然內容多出甚多，自當兼收。前述之黃潛金華黃先生集亦同此。

(三)同書名同作者，而有兩種版本，就內容而言絕大部分不同，同樣兩輯兼收：如金華叢書本吳萊淵穎集十二卷，乃是詩集，收在初輯冊七十一中。而胡宗樞求得元刊本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乃是詩文集，文居大半，刊入續金華中，自不當因同名而刪汰。

上面所舉只是少數例子，難以涵蓋一切，事實上也不能遍舉，此僅及其大者。待二百八十冊出齊，將再編一總目及書名作者索引，並附一百五十種叢書提要，以方便學者查閱。

本編初輯因有商務舊訂目次，着手編刊，較易爲力，這是不容諱言的。而續輯之選編，完全是先由 德毅 選定各叢書，再由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李淑貞小姐、孫月恆先生等同仁通力合作推動，大家辛勞備至，費時三年，始克完成。其間佐理編輯工作的，爲孫月恆先生，他從計劃開始之日，即全力投入此一工作，最初是核對子目，接洽複印各書，繼之爲編排分冊目錄草案，然後交由 德毅 查對，刪除重複，釐正類目，頗費斟酌。遇有疑問，即相與商榷而後定。另外，李淑貞小姐、陳銀琴小姐、李玉容小姐等，查核複印各書有無脫漏及不清楚之處，有者逐一補齊，迨一切無誤後，再交給其他助理依冊次剪貼。這確是一項大工程，所用人力物力很大，費的工夫很多，恕不能一一列舉參與工作者之姓名；至於個中之辛苦，就更不必細表了。

編印一部大的叢書，是一項吃重的工作，選編各書難以盡如人意，加以個人學識能力有限，也難保不發生錯誤。還請社會賢人君子、中外學者專家，多加指教，不勝受惠感激之至！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豐縣王德毅 謹識

叢書書目全名簡稱對照表

●本編類目繁多，不及詳載，茲將所採叢書全名與簡稱對照表列於左，依叢書首字寡多排列，以便讀者查對！

- | | | |
|-------------------|--------------------|-------------------|
| 1. 十經齋遺集 (十經齋) | 17. 古書叢刊 (古書) | 34. 西學富強叢書 (西學富強) |
| 2. 又滿樓叢書 (又滿樓) | 18. 古棠書屋叢書 (古棠書屋) | 35. 吳興叢書 (吳興) |
| 3. 三怡堂叢書 (三怡堂) | 19. 台州叢書 (台州) | 36. 宋人集 (宋人) |
| 4. 三長物齋叢書 (三長物齋) | 20. 台州叢書後集 (台州後集) | 37. 求恕齋叢書 (求恕齋) |
| 5. 上海掌故叢書 (上海掌故) | 21. 四明叢書 (四明) | 38. 求實齋叢書 (求實齋) |
| 6. 小石山房叢書 (小石山房) | 22. 正誼齋叢書 (正誼齋) | 39. 沔陽叢書 (沔陽) |
| 7. 小琅嬛館叢書 (小琅嬛館) | 23. 正覺樓叢刻 (正覺樓) | 40. 芋園叢書 (芋園) |
| 又名左海續集 | 24. 永嘉叢書 (永嘉) | 41. 受經堂彙稿 (受經堂) |
| 8. 山右叢書 (山右) | 25. 玉簡齋叢書 (玉簡齋) | 42. 刻鵠齋叢書 (刻鵠齋) |
| 9. 天蘇閣叢刊 (天蘇閣) | 26. 甘雨亭叢書 (甘雨亭) | 43. 念劬廬叢刊 (念劬廬) |
| 10. 太崑先哲遺書 (太崑先哲) | 27. 吉石盒叢書 (吉石盒) | 44. 怡蘭堂叢書 (怡蘭堂) |
| 11. 心矩齋叢書 (心矩齋) | 28. 安徽叢書 (安徽) | 45. 房山山房叢書 (房山山房) |
| 12. 文淵樓叢書 (文淵樓) | 29. 有福讀書堂叢刻 (有福讀書) | 46. 明辨齋叢書 (明辨齋) |
| 13. 月河精舍叢鈔 (月河精舍) | 30. 江陰叢書 (江陰) | 47. 松鄰叢書 (松鄰) |
| 14. 木犀軒叢書 (木犀軒) | 31. 百子全書 (百子) | 48. 枕碧樓叢書 (枕碧樓) |
| 15. 仙居叢書 (仙居) | 32. 百川書屋叢書 (百川書屋) | 49. 武林往哲遺著 (武林往哲) |
| 16. 半厂叢書 (半厂) | 33. 百爵齋叢刊 (百爵齋) | 50. 武林掌故叢編 (武林掌故) |

- | | | |
|--------------------|----------------------|---------------------|
| 51. 知服齋叢書 (知服齋) | 72. 浦城遺書 (浦城) | 92. 湖南叢書 (湖南) |
| 52. 花雨樓叢鈔 (花雨樓) | 73. 益雅堂叢書 (益雅堂) | 93. 湖海樓叢書續編 (湖海續編) |
| 53. 邵武徐氏叢書 (邵武徐氏) | 又名玲瓏山館叢書 | 94. 結一廬朱氏贍餘叢書 (結一廬) |
| 54. 金陵叢書 (金陵叢書) | 74. 留餘草堂叢書 (留餘草堂) | 95. 粵十三家集 (粵十三家) |
| 55. 長恩書室叢書 (長恩書室) | 75. 荔牆叢刻 (荔牆) | 96. 詒經堂藏書 (詒經堂) |
| 56. 青照堂叢書 (青照堂) | 76.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 (平圖) | 97. 貴池先哲遺書 (貴池先哲) |
| 57. 南陵先哲遺書 (南陵先哲) | 77. 崇文叢書 (崇文) | 98. 集虛草堂叢書 (集虛草堂) |
| 58. 南菁書院叢書 (南菁書院) | 78. 常州先哲遺書 (常州先哲) | 99. 雲自在齋叢書 (雲自在齋) |
| 59. 昭代叢書 (昭代) | 79. 張氏適園叢書 (張氏適園) | 100. 雲南叢書 (雲南) |
| 60. 咫園叢書 (咫園) | 80. 清代學術叢書 (清代學術) | 101. 傳硯齋叢書 (傳硯齋) |
| 61. 拜經堂叢書 (拜經堂) | 81. 清頌堂叢書 (清頌堂) | 102. 微波榭叢書 (微波榭) |
| 62. 卮園先生全書 (卮園) | 82. 清隱山房叢書 (清隱山房) | 103. 棟亭藏書 (棟亭) |
| 63. 風雨樓秘笈留眞 (風雨樓) | 83. 屏廬叢刻 (屏廬) | 104. 滄海叢書 (滄海) |
| 64. 食舊堂叢書 (食舊堂) | 84. 晨風閣叢書 (晨風閣) | 105. 慎始基齋叢書 (慎始基齋) |
| 65. 香豔叢書 (香豔) | 85. 紹興先正遺書 (紹興先正) | 106. 當歸草堂叢書 (當歸草堂) |
| 66. 宸翰樓叢書 (宸翰樓) | 86. 陶社叢書 (陶社) | 107. 敬鄉樓叢書 (敬鄉樓) |
| 67. 振綺堂叢書 (振綺堂) | 87. 雪堂叢刻 (雪堂) | 108. 虞山叢刻 (虞山) |
| 68. 晉石厂叢書 (晉石厂) | 88. 喜咏軒叢書 (喜咏軒) | 109. 對樹書屋叢刻 (對樹書屋) |
| 69. 殷禮在斯堂叢書 (殷禮在斯) | 89. 寓園叢書 (寓園) | 110. 槐廬叢書 (槐廬) |
| 70. 海鹽張氏涉園叢刻 (涉園) | 90. 湖北先正遺書 (湖北先正) | 111. 聚學軒叢書 (聚學軒) |
| 71. 海源閣叢書 (海源閣) | 91. 湖州叢書 (湖州) | 112. 聚德堂叢書 (聚德堂) |

- | | | |
|--------------------|--------------------|--------------------|
| 113. 翠琅玕館叢書 (翠琅玕館) | 126. 積學齋叢書 (積學齋) | 139. 藕香零拾 (藕香) |
| 114. 蓉城仙館叢書 (蓉城仙館) | 127. 蕙風叢書 (蕙風) | 140. 邈園叢書 (邈園) |
| 115. 說鈴 (說鈴) | 128. 豫章叢書 (胡氏豫章) | 141. 關中叢書 (關中) |
| 116. 嘯園叢書 (嘯園) | 129. 遼海叢書 (遼海) | 142. 懺花盒叢書 (懺花盒) |
| 117. 廣東叢書 (廣東) | 130. 隨盒徐氏叢書 (隨盒) | 143. 簋喜廬叢書 (簋喜廬) |
| 118. 廣雅書局叢書 (廣雅) | 131. 靜園叢書 (靜園) | 144. 續古逸叢書 (續古逸) |
| 119. 適園叢書 (適園) | 132. 檀几叢書 (檀几) | 145.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 |
| 120. 無齋叢書 (無齋) | 133. 黔南叢書別集 (黔南別集) | 146. 鶴壽堂叢書 (鶴壽堂) |
| 121. 頤志齋叢書 (頤志齋) | 134. 構李遺書 (構李) | 147. 靈峯草堂叢書 (靈峯草堂) |
| 122. 壁經堂叢書 (壁經堂) | 135. 蟄園叢刻 (蟄園) | 148. 觀古堂彙刻書 (觀古堂) |
| 123. 彊村叢書 (彊村) | 136. 邃雅齋叢書 (邃雅齋) | 149. 觀古閣叢刻 (觀古閣) |
| 124. 擇是居叢書 (擇是居) | 137. 雙煤景閣叢書 (雙煤景閣) | 150. 觀自得齋叢書 (觀自得齋) |
| 125. 樸學齋叢書 (樸學齋) | 138. 藝苑摺華 (藝苑) | 151. 觀象廬叢書 (觀象廬)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冊目錄

總類



紋錄.....

王德毅.....

叢書書目全名簡稱對照表.....

普通書目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卷附志一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

宋 晁公武撰

宋 趙希弁附考

續古逸

一

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

清 顧樸三撰

金陵叢書

二三九

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

清 姚振宗撰

適園

五二五

宋 輒 袁 本 昭
德 先 生 郡 齋
讀 書 志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五

北平故宮博物院圖
書館藏宋淳祐素州
刊本上海涵芬樓印

昭德先生讀書志四卷蓋所得南

陽井氏藏書也井氏始收之蜀道聚

于廬山之陽既乃歸先生徙而置之

三峨之下書今不可得蓋見矣而志

獨存宜春士趙希弁公族之秀博學

好古藏書亦富遂以屑之校正因即

其所藏之目參焉已載者不復取未

有者補其缺其間互出者蓋詳略

之不同文義之或異而後來諸賢之

所著述亦藉以槩見蓋為五卷別

以讀書附志併錄諸梓俾得託晁

氏而茲傳抑以壽趙君之所藏博極

君子當有取於斯淳祐己酉日南至

宜春郡假守番陽黎安朝謹書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門人承議郎新奏辟通判茂州軍州事賜緋杜舉序

先生姓晁氏名蓋校井氏書為讀書

志凡四卷鵬舉作邑峨下望先生滄

洲之居雞犬相聞暇即問奇字於古

杉流水之間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

付先生博物洽聞雅稱海內孰知萬

籍樓中先生所得蓋已超出文序

而此蓋蹄尚足為賓子之光因廣其

傳席吾儕晚學於未見書畧知其

際尚先生刮蒙獲鄙之意云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序

魏王粲爲蔡中郎所奇盡得其家書籍文章故能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國朝宋宣獻公亦得華文簡牘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于時夫世之書多矣顧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設令篤好而能聚之亦老將至而耄且及豈暇讀哉然則王宋所以能博者蓋自少時已得先達所藏故也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正之功世無與讓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也余仕官連蹇久益窮空雖心志未衰而無書可讀每恨之南陽井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十餘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即廬山之下居焉與余厚一日貽余書曰度老且死有平生所藏書甚祕惜之顧子孫稚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爲貴者所有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今舉以付子他日其間有好學者而後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余惕然從其命凡得書若干部計若干卷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讎校殊誤每終篇

輒撮其大指論之豈敢効王宋之博所期者家聲是繼而已其書則固自若也儻遇井氏之賢當如約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序

衢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自序

杜鄴從張京兆之子學問王粲爲蔡中郎所奇皆盡得其家書故鄴以多聞稱而粲以博物顯下逮國朝宋宣獻公亦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所藏之富與祕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于時夫世之書多矣顧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設令篤好而能聚之亦老將至而耄且及豈暇讀哉然則二三子所以能博聞者蓋自少時已得先達所藏故也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爲業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焉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不存也公武仕宦連蹇父益窮空雖心志未衰而無書可讀每恨之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餘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即廬山之下居焉宿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書甚祕惜之顧子孫稚弱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爲貴者所奪若其心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舉以付子他日其間有好學者而後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

除其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讎校舛誤每終篇輒撮其大指論之豈敢効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而已書則固自若也儻遇其子孫之賢者當如約紹興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

第一卷

經類摠論

易類

書類

第二卷

詩類

禮類

樂類

第三卷

春秋類

孝經類

第四卷

論語類

經解類

小學類

第五卷

史類摠論

正史類

編年類

第六卷

實錄類

雜史類

第七卷

偽史類

史評類

職官類

第八卷

儀注類

刑法類

地里類

第九卷

傳記類

譜牒類

書目類

第十卷

子類摠論

儒家類

第十一卷